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CB(2)965/13-14號文件
(此份逐字紀錄本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LC Paper No. CB(2)965/13-14
(This verbatim record has been se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2014年2月7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舉行的
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Special House Committee
Meeting on Friday, 7 February 2014, at 2:30 pm**

檔號Ref : CB2/H/5

出席委員 Members present:

梁君彥議員, GBS, JP

(內務委員會主席)

湯家驥議員, SC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

何俊仁議員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耀忠議員

劉慧卿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G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馮檢基議員, SBS, JP

方剛議員, SBS, JP

王國興議員, BBS, MH

林健鋒議員, GBS, JP

黃定光議員, SBS, JP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 SBS, JP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Chairman)

Hon Ronny TONG Ka-wah, SC

(Deputy Chairman)

Hon Albert HO Chun-yan

Hon LEE Cheuk-yan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CHAN Kam-lam, SBS, JP

Hon LEUNG Yiu-chung

Hon Emily LAU Wai-hing, JP

Hon TAM Yiu-chung, GBS, JP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GBS, JP

Hon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Hon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Hon WONG Kwok-hing, BBS, MH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GBS, JP

Hon WONG Ting-kwong, SBS, JP

Hon Cyd HO Sau-lan

Hon Starry LEE Wai-king, JP

Dr Hon LAM Tai-fai, SBS, JP

陳克勤議員, JP	Hon CHAN Hak-kan, JP
陳健波議員, BBS, JP	Hon CHAN Kin-por, BBS, JP
梁美芬議員, SBS, JP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SBS, JP
梁家騮議員	Dr Hon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Hon CHEUNG Kwok-che
黃國健議員, BBS	Hon WONG Kwok-kin, BBS
葉國謙議員, GBS, JP	Hon IP Kwok-him, GBS, JP
謝偉俊議員, JP	Hon Paul TSE Wai-chun, JP
梁家傑議員, SC	Hon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Hon LEUNG Kwok-hung
陳偉業議員	Hon Albert CHAN Wai-yip
黃毓民議員	Hon WONG Yuk-man
毛孟靜議員	Hon Claudia MO
田北俊議員, GBS, JP	Hon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吳亮星議員, SBS, JP	Hon NG Leung-sing, SBS, JP
何俊賢議員	Hon Steven HO Chun-yin
易志明議員	Hon Frankie YICK Chi-ming
胡志偉議員, MH	Hon WU Chi-wai, MH
姚思榮議員	Hon YIU Si-wing
范國威議員	Hon Gary FAN Kwok-wai
馬逢國議員, SBS, JP	Hon MA Fung-kwok, SBS, JP
莫乃光議員	Hon Charles Peter MOK
陳志全議員	Hon CHAN Chi-chuen
陳恒鑽議員	Hon CHAN Han-pan
陳家洛議員	Dr Hon Kenneth CHAN Ka-lok
陳婉嫻議員, SBS, JP	Hon CHAN Yuen-han, SBS, JP
梁志祥議員, BBS, MH, JP	Hon LEUNG Che-cheung, B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Hon Kenneth LEUNG
麥美娟議員, JP	Hon Alice MAK Mei-kuen, JP
郭偉強議員	Hon KWOK Wai-keung
郭榮鏗議員	Hon Dennis KWOK
張華峰議員, JP	Hon Christopher CHEUNG Wah-fung, JP
張超雄議員	Dr Hon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單仲偕議員, SBS, JP	Hon SIN Chung-kai, SBS, JP
黃碧雲議員	Dr Hon Helena WONG Pi-kwan
葉建源議員	Hon IP Kin-yuen
廖長江議員, JP	Hon Martin LIAO Cheung-kong, JP
鄧家彪議員	Hon TANG Ka-piu
蔣麗芸議員, JP	Dr Hon CHIANG Lai-wan, JP
盧偉國議員, BBS, MH, JP	Ir Dr Hon LO Wai-kwok, BBS, MH, JP

鍾樹根議員, BBS, MH, JP
謝偉銓議員

Hon Christopher CHUNG Shu-kun, BBS, MH, JP
Hon Tony TSE Wai-chuen

缺席委員 Members absent: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李國麟議員, SBS, JP, PhD, RN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田北辰議員, BBS, JP
郭家麒議員
葛珮帆議員, JP
潘兆平議員, BBS, MH
鍾國斌議員

Dr Hon LAU Wong-fat, GBM, GBS, JP
Prof Hon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PhD, RN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Hon Michael TIEN Puk-sun, BBS, JP
Dr Hon KWOK Ka-ki
Dr Hon Elizabeth QUAT, JP
Hon POON Siu-ping, BBS, MH
Hon CHUNG Kwok-pan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戴燕萍小姐
內務委員會秘書

Miss Flora TAI
Clerk to the House Committee

出席公職人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政務司司長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GBS, JP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張建宗先生, 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Mr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黎棟國先生, SBS, IDSM, JP
保安局局長

Mr LAI Tung-kwok, SBS,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楊潤雄先生, JP
教育局副局長

Mr Kevin YEUNG Yun-hung, JP
Under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何珮玲女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政策及項目統籌處處長

Ms Doris HO Pui-ling
Head, Policy and Project Co-ordination Unit,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s Office

列席職員 Staff in attendance:

馬耀添先生, JP
法律顧問

Mr Jimmy MA, JP
Legal Adviser

余蕙文女士
總議會秘書(2)6

Ms Amy YU
Chief Council Secretary (2)6

陳永賢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2)2

Mr Jove CH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2)2

蘇淑筠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2)6

Miss Josephine SO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2)6

禤懷寶博士
研究主任6

Dr Yuki HUEN
Research Officer 6

譚桂玲小姐
議會秘書(2)6

Miss Jasmine TAM
Council Secretary (2)6

張慧敏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2)3

Ms Anna CHEUNG
Senior Legislative Assistant (2)3

簡俊豪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2)7

Mr Arthur KAN
Legislative Assistant (2)7

主席：時間已到，亦有足夠人數。

首先，這是馬年第一次會議，我祝願大家馬年工作順利，事事如意。請同事邀請司長進入會議室。這次特別會議將於下午4時結束，然後內務委員會第十五次例會會在特別會議結束後隨即舉行。在內會例會結束後將會舉行財務委員會會議。

我提醒同事，有意發問的議員應按下"要求發言"按鈕。在決定議員的提問次序方面，我會參考議員在先前的特別會議上的提問次數、議員的政治黨派和議員按下"要求發言"按鈕的先後次序。

我亦希望同事的提問盡量精簡，每次發問及作答的時間以5分鐘為限。我亦提醒議員，一如過往，今次特別會議的會議過程將會予以逐字記錄。

首先歡迎司長和各位官員到來，並祝願官員今年事事順利，身體健康。

秘書處已向大家分發下列文件：政府當局就"人口政策公眾參與活動"提交的文件(立法會CB(2)801/13-14(01)號文件)，以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就"香港的人口政策"擬備的資料摘要(立法會IN02/13-14號文件)。我把時間交給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今天是馬年第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我在此先向各位議員拜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由我擔任主席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在去年10月24日發表了諮詢文件，就一系列人口議題邀請大家發表意見，並開展為期4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我在去年11月8日出席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向議員介紹諮詢文件及聽取議員的意見。因應有部分議員於上次會議未有機會發言，所以我很高興再聯同保安局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教育局副局長出席今天的會議，再次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

我們早前已向議員發出一份文件，文件大體上是向議員匯報督導委員會至今收到的意見，以及介紹在《施政報告》中與人口政策有關的措施。

今次人口政策的社會討論較以往深入而廣泛，原因是本港面對的人口挑戰已不容忽視，例如65歲或以上的人口將會由今日的不足100萬，持續上升至2041年的250多萬，而勞動人口的數量會由2018年達至370萬後開始下降。

此外，政府亦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宣傳工作，督導委員會及其秘書處除了應邀出席各界舉辦的論壇外，還走訪了18個區議會，又舉辦了多場焦點小組會議，收集持份者、專家和智庫的意見。我們至今收到超過800份意見書。除了慣常的政府宣傳短片，即API之外，亦拍攝了3條微電影，以引發更多的討論。我與相關的局長都出席了3場地區論壇。

在社會廣泛討論的同時，亦無可避免衍生了一些具爭議性的課題，包括輸入外地勞工、單程證計劃、香港整體的人口承載容量等。正如我們在諮詢期開始時所述，人口政策議題相當複雜，督導委員會希望多聽意見，然後再就不同議題作研究。

雖然公眾參與活動仍在進行中，但因應我們在諮詢期收到的意見，我們在準備2014年《施政報告》時已經作出一些政策回應。舉例而言，《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建議首先釋放現有人口的潛力，即鼓勵婦女就業，以及促進殘疾人士和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

《施政報告》就這些範疇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例如在協助婦女兼顧家庭和工作方面的措施有以下幾點：

- 勞工及福利局聯同婦女事務委員會正進行一項調查，以了解香港婦女離開勞動市場的原因和吸引她們重新就業的因素，作為日後政策制訂的參考。
- 政府會增撥資源，改善非政府機構目前為6至12歲兒童提供的課餘託管服務，延長一些課餘託管中心在平日晚間、周六、周日和學校假期的服務時間，並增加減免收費的服務名額。此外，社會福利署亦會擴展"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服務對象的年齡，由6歲以下延展至9歲以下。同時，社會福利署會增加該計劃下的社區保姆服務名額。
- 此外，政府會為"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增撥資源，並注資"攜手扶弱基金"，為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推行更多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並協助基層雙職家庭平衡工作與家庭。

在支援少數族裔人士方面，《施政報告》特別針對他們學習中文的需要，在幼稚園階段加強校本支援；在中小學階段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加強校內學生支援，讓少數族裔學生能與本地學生享有平等的學習中文機會，以應考中學文憑試為目標；對於一些中文能力稍遜的學生，我們會在高中分階段提供應用學習(中國語文學科目)。對於已離校的少數族裔人士，教育局正發展職業中文課程。我們希望為不同中文程度的少數族裔學生提供多元出路，讓他們學好中文，提升就業能力。

就回應提升本地人才質素的人口政策方面，《施政報告》提出，我們繼續投資教育，促進青年向上流動。這方面的具體措施包括：

- 增加資助高等教育，為青年提供更多接受資助高等教育的機會，例如增加副學位畢業生可升讀的資助銜接學位共1 000個；每屆資助最多1 000名學生修讀配合本港人

力需求的自資學位課程；資助每屆最多100名傑出學生在香港境外升讀知名大學等。

一 為重新確立職業教育，政府將成立職業教育專責小組，以制訂在社區推廣職業教育的長遠策略。在短期內，政府會增撥資源，讓中學能有一名教員全職在學校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拓展生涯規劃；職業訓練局會推行先導計劃，與參與的行業合作，透過向學徒發放助學金或津貼，並提供清晰的晉升階梯，以鼓勵年輕人接受培訓和加入相關行業；政府亦會撥款支持職業訓練局推行工作實習計劃；以及設立一個為數10億元的基金，以長期支援資歷架構的持續發展。

主席，公眾參與活動將繼續進行，直至2014年2月23日。當局已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就所收到的意見進行獨立分析，預計調查結果和分析報告將於2014年第二季擬備妥當。

督導委員會會詳細研究收集到的意見，並與各政策局討論，將以2014年《施政報告》的措施為基礎，於本年下半年制訂行動綱領及具體措施。

多謝主席，我和我的同事樂意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以及回答各位議員的提問。

主席：多謝司長。每次發問及作答的時間以5分鐘為限。第一位是黃定光議員，下一位是陳偉業議員。

單仲偕議員：可否把司長的發言稿印發給我們？

主席：司長，可否把發言稿送交同事？

政務司司長：可以。

主席：黃定光議員。

黃定光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工商界的朋友近來都表示，以亞洲地區來說，香港的薪酬待遇較其他地區略高。儘管如此，

最近在招聘職工方面也相當困難，特別是在某些行業。在輸入外勞方面，勞工階層和工會的反對意見相當強烈。我想請問司長，當局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你所說的培養或培訓工作，可謂遠水不能救近火。對於香港很多行業目前面對的招聘困難，當局如何解決它們的燃眉之急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對黃議員的觀察，我們表示了解。所以，我剛才說，在這次人口政策諮詢中，無可避免要處理和面對一些較具爭議性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勞動人口的問題，即無法招聘到工人工作的問題。

我們現在掌握到的情況就是，勞工處每個月都有差不多10萬個職位空缺，而某些行業的空缺數目龐大。以安老院舍為例，在2013年第三季，空缺率高達9.6%，有2 100個空缺。所以，我們真的希望能夠跟勞工界務實地處理這個問題，在不影響本地勞工就業和不會遏抑本地工資的情況下，如何在現存的補充勞工計劃下，可以做到一些工作，讓有需要的僱主透過這項計劃申請到所需的勞工。請張局長詳細說一說。

主席：張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黃議員的提問。我們明白僱主的憂慮，但亦了解到勞工界對這件事的看法，是對此有所保留。所以，我們現在採取的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首先，勞工處之下設有補充勞工機制，我們盡量利用這個機制，看看可不可以靈活地——當然要有實際需要——充分利用這個機制去處理這個問題。換言之，第一，現在有機制存在，不是沒有機制。

第二，我們要吸引年輕人入行，這點十分重要。舉例而言，在護老行業，我們已打開了一個缺口。我們最近有新思維，推出一項"邊做邊學"的計劃，反應不錯。大家會留意到，在《施政報告》中，特首預留了款項，護老行業未來有1 000個名額，希望藉此帶動年輕人入行。

至於其他行業，我們同樣希望有一些比較務實的做法。一方面，對於需要輸入勞工的行業，我們在機制上滿足這些行業的需要，讓這些行業靈活輸入外勞。但是，實際上，亦要帶動本

地就業，為本地勞工提供就業機會。因此，釋放勞動力亦十分重要，例如婦女方面。

所以，我們這次人口政策不是單單看下層，而是看不同層面：過早退休人士、殘疾人士、少數族裔人士、婦女和新來港人士。希望各方面的人士都能夠人盡其才，充分利用本地的勞動力。但是，你的憂慮，我們是明白的。

主席：黃定光議員。

黃定光議員：剛才司長和局長所說的措施，短期內會否實施呢？對於部分在招聘人才方面有特別困難的行業，在不影響本地就業和工資水平的情況下，適量地輸入外勞，有關政策會否在短期內實施呢？

主席：張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讓我回答你的問題。事實上，在過去一段日子，勞顧會曾討論這項問題。勞顧會亦明白，有些行業，特別是護理行業、建造業方面，人手十分緊張，而勞顧會亦同意在這方面作進一步研究。

首先，我們希望在3月左右，由勞顧會探討在建造業輸入勞工的空間，究竟在現時的機制下，就建造業的情況，我們可否有多一些彈性呢？可否壓縮申請時間呢？其實，說來說去，最重要的是，究竟有沒有需要，一定要有確實的需要，我們才可以考慮輸入外勞，不是為輸入而輸入，這點大家要明白。

主席：陳偉業議員，下一位是廖長江議員。

陳偉業議員：多謝主席。人口政策一定要有整體方向，應以香港政府的長遠社會政策作為主導。很多地方或國家的人口政策都與本身的社會發展有密切關係。例如加拿大，如果你要移民到加拿大，你要懂得英文或法文，才會讓你移民到當地，亦要配合當地在經濟及教育方面的發展。

至於政府計劃訂定的香港將來的人口政策，以前董建華提出過，我們的大學畢業人數要佔人口某個百分比，這些是為將來訂定人口政策的細節。但是，整體宏觀方面，希望司長說明，究竟政府有沒有取向？很簡單，例如新疆和西藏，內地政府有規劃，就是將其漢族化，大量移居漢族人口到新疆和西藏。

至於香港，我們亦逐步看到，每天有150名內地移民來香港，越來越多人說普通話，令香港普通話化，連粵語都被教育局局長定為非法定語言，雖然最後更正了，這簡直是一個可耻的說法。所以，究竟香港政府是配合中央，把香港西藏化、新疆化，慢慢把它普通話化，還是怎樣呢？例如入境審批權，我們可以指定，一定要懂得廣東話才可以入境香港。但是，如果你沒有長遠方針和方向的話，基本上，你口說人口政策，但暗地裏卻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透過單程證審批政策操控一切。

每年5萬多個單程證配額已淡化了你所有的人口安排，所以，對於人口政策，政府有沒有堅定的決心，要捍衛香港的本土特色呢？否則，再過10年、20年，香港便會全部變質，還說甚麼人口政策呢？司長可否簡單說明，你心目中的人口政策，是確保香港傳統的國際都會形象，即將來的人口會有英、美、加、澳、紐，有印巴裔、有尼泊爾和其他各族、各國家的人，他們都可以來香港，抑或全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化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我們在進行這次人口政策諮詢的時候，或是在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最初數次會議上，正正就是探討，香港的人口政策的目標是甚麼。因為在2002年、2003年，當時探討人口政策是以經濟為主導，即如何配合香港成為知識型社會及經濟增長。至於這次人口政策的目標，我相信是比較平衡和全面，希望能夠發展和培育人才，使香港人口可以持續地配合及推動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社會經濟發展，創設共融和有凝聚力的社會，使人盡其才，讓市民和家庭享有優質生活。

在這一連串字詞的背後，我們亦要很現實地看一些預測數字，就是本地出生率會持續處於低水平。所以，若要得到剛才所說的政策目標，便需要不斷吸納外地人，一方面吸納人才。另一方面……

陳偉業議員：局長，可不可以澄清，你吸納外地人才，是否以本土為原則？以加拿大為例，如果你要移民到加拿大，你要懂得英文和法文，你是否懂得西班牙話或普通話，並不是考慮因素。對於香港的本土化，是否將來也要強調，外來人才要懂得廣東話，從而令香港的廣東話地位得以保存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除了吸納海內外人才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當然是家庭團聚……

陳偉業議員：司長，語言是否其中一個因素呢？

主席：陳偉業議員，你先讓司長回答。

陳偉業議員：因為她不斷迴避問題。我問她的是語言，即廣東話的要求是否一個重要因素呢？

主席：司長，可否簡單地回答呢？

政務司司長：我覺得在家庭團聚方面，這是一個人權問題。如果在家庭團聚的要求中加入剛才陳議員所說的要求，我不相信這會得到社會的認同。

陳偉業議員：家庭團聚之外……如果是家庭團聚的情況，即使不懂得廣東話，也可以來港。除了家庭團聚之外，其他人來香港是否要懂得廣東話呢？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廖長江議員，下一位是黃毓民議員。

廖長江議員：主席，對於吸納外來人才，有些意見認為政府應該要制訂一份清單，羅列我們在哪些技能、知識和專業領域上缺乏人才，這樣我們的輸入人才措施才可以有針對性。我贊同這個觀點。所以，我們要評估不同範疇對未來專才的需求，並

制訂一份清單，才能針對性地羅致人才，甚至採取主動到海外挖角，以配合香港多元化的產業發展和經濟轉型。

我了解到，督導委員會將在今年下半年建議具體措施，但是，主席，我想透過你請問司長，我們可否現在立即制訂相關資料庫和清單，以便將來更快地推行具體措施？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廖長江議員剛才提到的，正是諮詢文件中或督導委員會討論的其中一個政策方向，便是需要訂明目標吸納對象，或是廖議員所說的清單，以促進這些主要行業在香港的發展。所以，我在短期內會聯同相關局長就在他們各自範疇內的行業專才或人才方面的需求，進行全面的評估。有些政策局已經開始進行這項工作，當然，我們會有系統地作全面評估。請廖議員放心。

主席：吳亮星議員，下一位是麥美娟議員。

吳亮星議員：多謝主席。我相信大家一直非常關心香港人口政策這個議題，因為最主要的是，到了2041年，香港便會到達每1 000人供養712人的情況，後代如何支持這個局面？現時的福利會有些甚麼變化？特區每次舉行選舉，參選人都會答應市民不少事情，越臨近特首普選，答應的事情會越多，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確實不少。再加上人口政策的變化，如果沒有因應這些情況而找到政府收入，我不清楚會否車毀人亡，但最起碼已有不少令人擔心的問題放在面前了。

有學者提及經濟論中的優化二元論，二元中的第一元是以"高增值，低就業"作為火車頭，"高增值，低就業"即適應人口少，可就業人口不多的情況，但是，能夠高增值，即一個人可以賺更多金錢來供養社會，這個論調看來要在產業上有很大轉變。

故此，我希望聽聽政府對未來有何承擔？在開展高增值產業方面的時間表為何？有否前期功夫？繼而令投資者有信心，將來的政策不會因特首或政府領導班子的轉變而出現很大變化，因而令投資者對前景不敢確定。

對於這一點，如何讓大家看見高增值產業日後在香港有清晰的發展路向，令市民知道將來在承擔方面有出路？我想請問政府，在這方面有否打算？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正如我在上一次出席本會會議時所作的解釋，人口政策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甚至可以說，每項政策範疇都可歸納在人口政策內。因此，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選擇了不重複其他委員會或其他政策局正在處理的課題。就吳亮星議員的提問，起碼有兩方面是有工作正在進行的。

第一方面，是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帶來的長期影響。在財政司司長去年的財政預算案中，他公布了會在庫務科成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我知道工作已大致完成，相信稍後財政司司長亦會有所交代。在財政司司長的交代中，相信各位議員會看見在這份文件中沒有詳細交代的事項。隨着人口老化，正如吳議員所說，在福利、衛生、房屋各方面的長遠財政承擔為何？我們可否以目前的經濟和公共財政規模負擔得到？

第二方面，是經濟發展。我完全同意人口政策不可以和當地的經濟發展策略分開。然而，相信大家都知道，行政長官正親自領導經濟發展委員會，而經濟發展委員會轄下亦正針對數個較有潛力的行業進行研究工作。所以，對於吳議員希望看到較長遠的香港經濟多元化、產業多元化，從而觀察究竟香港要走高增值路線還是實行擴大就業的策略，我相信經濟發展委員會對這些議題作詳細交代。多謝主席。

主席：黃毓民議員，下一位是麥美娟議員。

黃毓民議員：主席，香港的人口政策其實是經濟政策，從你們的立場、角度或所有的論述都不難看到。在《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2003年)中提到，對本港長遠經濟財政可持續發展的影響，而2012年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說的又是同一件事。2003年那份報告說要推動香港成為知識型經濟體系，到了這次的"集思港益"諮詢文件，說的是面對工作人口下降，我們的經濟能否保持競爭力？要讓經濟持續發展便需要提升勞動人口的生產力，潛台詞便是打算輸入外勞，對嗎？將人口變成經濟的量化動物，就是如此。

所有的主流經濟學者均指出，已發展地區的育兒成本正不斷增加。所以，出現少子化的地方，包括日本或其他國家，都是基於這個原因。但是，香港是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社會，百物騰貴，還說要擴大自由行人數，結果弄至租金上漲、通貨膨脹，香港的家庭如何生育？

你貴為司長，子女都在英國念書，你真是了不起。一般的貧寒基層家庭，在現時百物騰貴、租金高昂的情況下，如何育兒？還說甚麼人口政策，真是空口說白話，不知羞恥為何物。不斷輸入內地人口，從1997年至今已有70多萬人來港，完全沒有節制，再加上所謂的自由行。現在還說要擴大自由行人數，更毫無廉恥地說甚麼多等一班車。最近我每天都要等車，過年有幾十萬人外出，地鐵也要等車。司長，你當然不用等車了，因為你住在山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月薪28萬元，當然不用等地鐵。我每天乘坐地鐵，最清楚情況了。

這些人口政策，你有提及嗎？有沒有思考過？完全沒有，只是在"假大空"。現在做的，最後就是要"大陸化"、"中國化"，教育局局長今天不在席，假如在席我便會罵他。今天我在《東方日報》撰文，一大段文章都是針對他，要他下台。用普通話教中文，更貶抑廣東話，他是傻的嗎？司長，假如現時行政會議不以英語開會，說中文時應該說普通話嗎？在立法會不說英文，以中文發言時要以普通話代替廣東話？法院以中文審案，要說普通話嗎？為何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如是這般，審理的案件全部無效吧，立法會的發言也全部無效，這樣可以嗎？還說甚麼人口政策！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剛才回答另一項問題時已解釋了……

黃毓民議員：我暫且不跟你討論這件事，我再問你一項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不知道你老人家有否看過台灣的人口政策白皮書。司長，你先回答我有否看過？你身為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主席，我們鄰近地區有個名為台灣的中華民國，你有否看過其人口政策白皮書？你先回答我。

政務司司長：我本人沒有看過。

黃毓民議員：你沒有看過，即是你的"夥計"有看過，是這個意思嗎？如果你沒有看過，我告訴你一、兩件事吧。現在你的文件中，念念有詞說甚麼人口潛力、補充勞動力、高齡化機遇等，你無非是說，這是個銀髮市場，有大量商機，說一大堆這些廢話。但是，你看看台灣在2008年發表的人口政策白皮書，很多篇幅說甚麼？第一就是說兒童，健全家庭兒童照顧體系，健全兒童保護體系，完善老人健康和社會照顧體系，促進高齡者休閒參與等等這些日常生活的環節。在這份人口政策白皮書中，關於完善老人健康和社會照顧體系方面，提出一項很重要的觀點，就是修正社會大眾將老人視為負面的形象，即是累贅的負面形象。他們當中有人文關懷，有人本的關懷，但你的人口政策，對於老的、幼的，是完全沒有！

政務司司長：黃議員，我必須在此澄清。你剛才提到的很多工作，其實已經是多屆特區政府都很重視的工作。"康健樂頤年"、建立長者正面的形象、推廣"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這些是社會福利署和勞工及福利局長期做的工作，至於關顧不同……

黃毓民議員：……我說的是在社會層面上的人文關懷。你那些是現時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按照過去一直以來的政策提供的小恩小惠，沒有根本解決問題……

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的時間已經到了。麥美娟議員，下一位是謝偉銓議員。

麥美娟議員：主席，這份《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其實有些可惜，就是很多我們應該要討論的有關香港人口政策該如何持續發展的內容，卻被扭曲成勞工政策，究竟應否輸入外勞。但是，其實我們要思考的是，在我們的人口中，其實很多正在面對的不單是勞工的問題，而是一些生活的問題。剛才有人問，究竟我們是否要輸入外勞，藉着將人口政策變成勞工政策去輸入外勞。但實際上，如果你看香港，我們的人口中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年輕人，正面對就業的問題。政府如何解決呢？剛才我們說《施政報告》再做一些以前已經有的措施，不過開始時疏懶了，最近又可能再提出來，再做一些關於年輕人培訓就業的問題。

另一方面，有關中年人士失業問題，特別是基層勞工失業的問題，我們有否解決呢？如果這些問題也解決不了，如何再談輸入外地勞工呢？

此外，其實比較失望的是，在人口政策當中，雖然有談及如何釋放婦女的勞動力，剛才司長也說《施政報告》有回應數項問題，但那些回應是否足夠呢？如果你看外國一些調查，一些西方國家的調查，有關不參與勞動市場、不投入勞動市場的婦女的年齡和學歷，她們的學歷越來越高，即是說讀書越多的，反而願意回家照顧小朋友，不想出來工作。這就是香港有沒有家庭友善的勞工政策，有沒有我們一直提出的標準工時和一個怎樣的工作環境、工作條件，並不是大家以為的，釋放婦女勞動力說的是一些基層婦女。比較現實的情況是，高學歷的婦女更不願意投入勞動市場。究竟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不要將一個我們應該主要放進人口政策解決的問題變為勞工問題。是否請不到人，便要輸入外勞，就變成了人口政策呢？司長。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們沒有這樣的取態。事實上在應對人口、勞動力下降的挑戰方面，如果麥議員有留意諮詢文件的鋪排，我們率先處理的重點，就是如何增加勞動人口的數量，換言之，是吸引更多人投入本地的勞動市場。然後，亦是提升勞動人口的質素，這就是透過改善教育、培訓、減少技術錯配，這些工作都是不斷在進行。在今年的《施政報告》當中，亦加強了這幾方面的工作。我剛才在開場發言也重點提及，其實在《施政報告》內還有其他的措施，希望可以提升本地勞動人口的質素。

至於麥議員觀察到香港女性的勞動人口的參與率，事實上是正確的，隨着女性的教育水平高，我們不是很明確地看見婦女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增加。與新加坡比較，我們現時大概是49.6%，新加坡是57.7%。所以，今次的討論，就是希望可以探討，究竟我們有甚麼措施可以做。剛才我也說，勞工及福利局亦會聯同婦女事務委員會去做一個研究調查，盡量找出那些原因，然後令政策可以對症下藥，藉此釋放更多女性的勞動力進入勞動市場。不過，最終也要說這句話，就是選擇就業還是留在家中全職照顧子女，這是個人的選擇。但是，如果從政策上，例如一些對於家庭友善的聘用政策，是有所幫助的話，我們都很樂意探討。多謝主席。

主席：麥美娟議員。

麥美娟議員：主席，我想再說的是，其實人口政策應該要解決的是香港現時最大的問題，也是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在人口政策方面，稍後會有另一個退休保障的研究，究竟在退休保障方面會有甚麼工作？是否真能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人口老齡化是不可抗拒的趨勢，從數字上顯示……

麥美娟議員：何時落實退休保障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不會重複其他已經有委員會在研究的課題。有關退休保障的議題，現正由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處理，並委派了香港大學由周永新教授領導的顧問團隊研究，估計在今年年中提交報告。行政長官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表明，當報告提交後，政府會以開放務實的態度來處理，但當然我不會低估這個課題的複雜性和爭議性。

主席：謝偉銓議員，下一位是姚思榮議員。

謝偉銓議員：多謝主席。就是次人口政策諮詢，其中一點是應否設定人口上限。政府已經清晰表明，認為設定人口上限並不可取。對於這方面，我自己個人而言不會反對，但是，在討論或訂定人口政策時，其中一項議題就是應否設定人口目標，即增長的目標，或人口結構方面的目標？就這方面而言，我覺得如果不設目標的話，我有所保留。如果沒有人口增長的目標，在制訂相關政策時，例如在制訂基建、教育、房屋，甚至公共服務設施的政策時，該如何考慮呢？現時是純粹基於在這份諮詢文件中的一些推算數字來做。還是政府會主動一些，在其他政策方面作出調整，從而達到一些既定的人口目標呢？這是第一項問題。

第二項問題，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其實我們出入是很自由的，往後會否如其他城市般有常住人口、流動人口呢？因為流動人口對一個城市影響深遠。上述課題會否亦包括在研究當中呢？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正如謝議員了解，我們已就是否設定人口上限一事表達了看法，即在目前情況下沒有實際需要，因為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們的人口增長率是很低的，而根據統計處的推算，未來人口增長也不會出現特別高增長的情況。但是，在配合人口增長方面，最重要的是資源上的運用，所以在土地資源的運用上，我們以前的研究亦都有一些所謂指標性的目標。如果謝議員記得，在我們發表2030年的規劃研究時，當時的指標性目標，就是到了2030年，香港有840萬的人口，我們的土地供應和應用都足以應付這840萬人，但當中當然有很多規劃工作和開拓土地的工作要做。所以，暫時來說，以統計處定期、反覆地去做的人口推算，來讓我們策劃這些土地，以及在服務供應方面，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方法。

至於流動人口方面，正如謝議員所說，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的社會，我們的人口政策策略亦旨在吸引多些人才來港。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亦不會以一個硬性指標來看待這些流動人口。但是，隨着香港及內地經濟融合越來越緊密，現在出現了一個狀況，就是很多香港人可能選擇在內地或深圳定居，亦有可能在深圳居住的港人需要每日返回香港工作。所以，統計處亦會密切監察這些人口的往返，看看我們在服務上是否有需要作出適當的配合。

主席：謝偉銓議員。

謝偉銓議員：主席，剛才司長說，在估算時純粹是基於統計處推算的人口。但是，統計處推算人口其實也是相輔相成的，會受政府政策的影響。例如政府鼓勵生育，人口數字便可能有所不同。另外，輸入多少專才，亦可能有影響。其實，推算方面也受到政策影響。如果沒有設定人口增長目標，會否令很多事情變得很被動，以致到問題衍生的時候才去處理，而不能預早制訂一些相關的政策或措施，處理一些可以預見的問題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其實，某程度上是互動的，謝議員亦了解到，隨着政策推出，統計處會將這些最新的政策納入其人口推算中。例如，在數年前做的人口推算中，"雙非兒童"是人口增長來源，但在最新的人口推算中，已經將"雙非兒童"的推算數量定為零，因實施了零配額制度。同樣地，對於吸納人才，即使制訂了吸納人才的計劃，但這些計劃並不穩定，例如有沒有這麼多人才來港呢？這個不是我們完全可以控制得到。所以，我們要不斷更新這些推算數字，然後反映當時最新的政策措施，這亦是務實的做法。多謝主席。

主席：姚思榮議員，下一位是張超雄議員。

姚思榮議員：多謝主席。人口老化及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在香港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們要積極面對。首先，在人口老化方面，我們看到，未來香港80多歲的人比比皆是。在有關文件都看到，65歲以上的人口，由今日的不足100萬，會上升到2041年的250萬。換言之，將來的退休人士，如果60歲退休的話，政府要承擔他20多年的生活開支。如果將他的退休年齡延遲到65歲的話，政府不單可縮短對這些人的福利承擔，更可以增加這個年齡層的人的收入，令他可以維持其本身甚或其家庭的生活開支。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資料摘要的第4.22段及第4.23段亦提到，政府會率先考慮提高公務員的退休年齡限制，但對企業方面，從文件中看不到有何辦法。政府會否考慮，未來採取鼓勵政策，鼓勵香港的企業將退休年齡推遲到61至64歲，即到65歲才退休，如果這樣的話，對整個香港的勞動力問題、人口老化問題，都會帶來直接的幫助。請先回答第一項問題。如果有時間，再問第二項問題。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香港並沒有法定退休年齡，但我們都明白，可能有時政府作為最大的僱主，再加上政府資助的機構，所以政府的行為或會影響到企業的行為。所以，正如姚議員了解，我們在啟動這次人口政策探討時已經率先提及，公務員事務局現正

進行有關公務員退休年齡的研究，稍後有一定的看法時，亦需要諮詢公務員團體或公眾人士。

至於由政府改動退休年齡的建議，會不會產生令企業跟隨的作用呢？現在可能言之尚早，但隨着勞動力的欠缺，其實我們看到，不少企業正在自行尋求一些適合的方法，以延長它們的勞工的工作年期，因為我們的數字顯示，當我們說要釋放勞動力，年長人士具有頗大潛力。在今日接近160萬名15至64歲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中——現時仍是說截至64歲而已——有近24萬名人士的年齡介乎50至64歲之間，可能當中不少都是已退休或已提早退休的人士，如果有方法讓他們重投勞動市場，對於本地的勞動力下降的趨勢而言，相信可以發揮到抵銷的作用。

我們希望藉着這次探討，聽到社會上的意見，即有些甚麼措施可以令企業更加容易保留到年紀較大的僱員。我們很樂意聽取這方面的意見。多謝主席。

主席：姚思榮議員。

姚思榮議員：主席，有關日後推動這方面的工作，我聽不到政府會不會考慮採取一些鼓勵的政策。當然，政府今日不一定可以回答，但我希望政府可否再考慮一下呢，就是說，例如在稅務優惠和津貼方面，如日後有企業願意將退休年齡推遲，便適當地給予獎勵，企業才覺得去做這件事有意義。如果純粹依靠大家自覺，我覺得作用不會太大。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聽到姚議員的意見。

姚思榮議員：還有些時間，我想提出第二項問題，就是有關輸入外勞的問題。政府說會優先考慮在建造業及護理業輸入外勞的問題，但大家知道，現在其實不單這兩個行業有招聘困難。我想問政府，會否考慮哪些行業值得推動輸入外勞呢？請問司長，除了這兩個行業之外，有沒有考慮過其他行業呢？

主席：司長或張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對於哪幾個行業，我們在這階段沒有腹稿，但初步看法應該是護理及建造業。目前的形勢顯示，我們可能需要率先為這兩個行業早點做些事，但不等於我們會忽視其他行業。我們會一步一步來，而原則是要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以及在不影響他們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

主席：張超雄議員，下一位是單仲偕議員。

張超雄議員：多謝主席。我認為，整體來說，今次這份人口政策文件較之前那些文件有進步，因為之前那些實在太過不堪。第一份人口政策，我相信基本上已全面失敗了。司長應該知道，對於曾蔭權那份報告，外傭稅無疾而終，綜援要求的居港7年規定又被最高法院推翻，換言之，當時的人口政策已經全面失敗。

今次這個人口政策，我們都是說一些老生常談的事情，即人口高齡化，生育、出生率低，以至我們未來要面對人力資源的挑戰等。但是，這份文件有一個相當大的盲點，就是我們現時未來人口增長那部分，其實真的相當倚賴新移民，而新移民，我們當然是指內地來港的新移民為主。

至於香港的跨境婚姻方面，過去大概五、六年間，在本地註冊的婚姻中，平均有三分之一是跨境婚姻，因此那150個名額基本上全部都是家庭團聚，但這個現象來到今天，其實已經在社會上有相當多的顧慮和衝突。今次這份文件完全沒有處理人口的衝突，我們正在說的香港人、內地人或新移民身份，即使在這個議會上，我們都不斷聽到，新移民成為代罪羔羊，被認定是我們社會上很多問題的罪魁禍首，這是很大的不幸。

我覺得，政府有很大的責任，必須在人口政策上面對這個問題。這個族羣的衝突和矛盾會撕裂香港。這份人口政策文件完全迴避了這方面的問題：單程證的審批權；如何協助新移民融入香港成為我們的一分子；如何減低這種歧視。這些都很真實地影響到香港人的生活，每一天面對的困難和壓力，物價和租金的上升，因為當中有很多與經濟融合有關的政策。但是，我們的政府只重視經濟融合，卻忽略社會融合。整體而言仍然偏向經濟，人好像變成了經濟動物，我覺得政府真的要快一點，不要只懂得看經濟。

司長，你在文件的引言中亦說過，要在三者之間取得平衡，這三者是甚麼呢？創造財富、所有人享有優質生活，以及平等

機會。你也承認這三者可能有衝突。為了創造財富，我們分分鐘會放棄了一些平等機會或優質生活，但我希望你將平等機會和優質生活放在創造財富之前，因為創造財富未必是香港人最關心的事。我們希望平等一點，公平一點，使香港變成一個真正適合所有人居住、我們香港人居住的社會，我希望你留意這個漏洞。此外，就人口老化……

主席：你不想司長回答嗎？

張超雄議員：我想多給她一些意見而已。

主席：好的。

張超雄議員：長期護理方面是一個盲點，到今天，我們還看到你仍然把老人、傷殘、長期病患全部分開，服務的割裂，以及政策的不完整。長遠而言，我們不可能再這樣維持下去，長期護理的需要，是一定要面對的問題。

另外一些特別的族羣，包括少數族裔、殘疾人士、兒童、婦女的進一步保障，以及他們的權利的保護，亦在這份文件中被忽略。我希望你能夠回去重新考慮我剛才提及的數個盲點，注入一些新的政策，補充今次的文件。

主席：單仲偕議員，下一位是陳家洛議員。

單仲偕議員：多謝主席。政府的人口政策文件當然亦提及，設定人口上限不切實際，這一點我同意，很難為人口封頂。不過，問題的核心是，事實上香港已無法吸納和承受現時的人口增長。在過去的18個月，政府很努力覓地，甚至正考慮在大嶼山東北大規模填海，令香港有足夠的樓房供應給我們新生的一代。

在未找到地，未能發展之前，現在還在說甚麼"雙辣招"解決所謂的需求管理，即房屋需求管理。在這一系列的情況下，其實政府有沒有措施或政策可以放慢人口增長？有些自然增長必然存在，當然，每日有150個名額，主要是張超雄議員剛才也提到，大部分是家庭團聚，這一點我沒有異議，家庭團聚是一項權利。

但是，對於其他事情，政府是有操作空間的，包括投資移民、專才，甚至本科生。本科生畢業後可以留在香港一年，找到工作後做滿7年便可以成為香港居民，這些都是自然增長。當然，這是一種政策，鼓勵他們成為香港的一部分。問題是，現時的香港承受不到，政府覺得，有沒有合法途徑可以減慢或放緩人口增長？這是第一項問題。

第二項問題，其實整個人口政策，甚至是今年的《施政報告》均沒有特別提到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提及這些數字，我現在又重複，就是現時2014年年屆65歲的人不足100萬人，但到了2041年，年屆65歲的人便有250萬人。大家都明白，人口老化，當然要解決生活問題，但更嚴重的是醫療問題。

我看不到政府在這個階段有一個所謂……你去年撥出130億元來處理醫院維修……我不知道現時香港那8或9間大醫院能否承受多1.5倍人口。在10年、8年間，除了在九龍中興建一間醫院用以重建伊利沙伯醫院外，我們看不到一些很實在的興建醫院計劃。我簡單的邏輯是，香港的老人家既然會增加1.5倍的時候，我們的醫院即使不是按直線比例增加，是否也應該有一定增長呢？政府在這方面好像沒有措施，沒有計劃，如何準備香港的醫療以支持將來的需要？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單議員。就人口的增長，不外乎都是來自以下3個來源：第一，是自然增長，即本地出生率減死亡率；第二，是單議員和張超雄議員都支持的家庭團聚的單程證；第三，是其他人士的淨流動，即香港人士流走、移民或其他等，以及其他人士移入。

由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這4個每5年看一次的數字，其實其他人士的淨流動都是負增長，所以，香港人口的增長仍然依靠本地自然增長。到今天為止，我們的出生率仍然高於死亡率，所以，是透過自然增長和單程證的持有人帶動人口增長。所以，我看不到有很大的空間，現在有一個來源是很多人遷入香港，而我們可以從政策上放緩這些人士移入香港。所以，似乎並不能夠循這個途徑減慢人口增長。

同時間，我們必須留意，如果減慢人口增長，會對香港的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過去當我們說中期預測本地生產總值平

均有4%的增長，起碼有1%是來自勞動人口的增長，令我們有實質的經濟增長。所以這方面是需要同時兼顧的。

至於在醫療方面，單議員剛才提到的130億元是硬件維修的問題而已。至於如何處理接下來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食物及衛生局正繼續努力研究醫療保險的問題，早前特區政府亦為這項工作預留了相當多的撥款。

還有少許時間，我想在這裏回應張議員的發言。我不認為他提及的數點是盲點，而事實上，我們在這數方面都很努力，透過2014年的《施政報告》重點回應，例如張議員都支持我們對於少數族裔的工作；對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方面，特別幫助這些低收入家庭中的小朋友等；在新來港人士方面，我們仍然會透過有關部門加強新來港人士的服務。雖然這方面的着墨未必很多，但我可以在此承諾，我們回去會重點再研究，新來港人士融入社會方面還有甚麼不足之處。多謝主席。

主席：陳家洛議員，下一位是盧偉國議員。

陳家洛議員：多謝主席。唐英年時代的人口政策的討論真的是"邊住做"，所以，做了等於沒有做。現時這個由林鄭司長負責主理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加上這項諮詢，似乎跟以往相比是"硬淨"一點，不過，其實也只是在補習而已，因為以前是欠交功課、無交功課、漏交功課。

其實，你經常說與時並進，今時今日，香港市民很關心的是，政策有沒有一個文化的角度，有沒有一個文化的視野。其實剛才也有一些同事提及過，當我們的特區政府自以為是地定位如何多搞一些內交，多搞一些融合，靠所謂中國去延續我們的經濟活動等的時候，其實是否已忘記了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直以來也有的香港的特別的定位呢？在國際社會內我們如此重要的身份呢？

我們是一個國際城市，而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發展尤其是回歸以來的評價，我們是高度敏感。但是，政府這份諮詢文件看不到這種敏感度。在回歸之前，我們在本科讀書時，我們在描述香港社會或香港人時，英文稱之為"marginal people"，中文譯作"邊緣人"，但毫無負面意思，因為我們確實是在英語及中國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特色與定位，為此感到驕傲自豪。

可是，這種身份在回歸後似乎逐漸被矮化和削弱。最近有很多關於粵語、廣東話或"普教中"的討論及爭議，這些問題正是這份諮詢文件沒有提及的盲點，令香港市民很緊張。我可以告訴你，我一定會反對用普通話教中文，我不想看到我們的教育制度被慢慢蠶食。香港若要作為一個真真正正的國際都會，教育便十分重要。不單是教育，最近連美國傳統基金會——大家很愛引述其意見，因為它每年都把香港排在第一名，你們一定會回應——今年也批評我們的廉潔指數下滑。這真是"多虧"湯顯明，因為他向高幹靠攏，弄得烏煙瘴氣，使香港廉政的脊梁疏鬆、骨質受損。這是很重要的角度，是文化角度，也是文化的面向和視野。這涉及管治，也是閣下的責任。

如何在全球中尋回香港的位置並鞏固這個位置，此事相當重要，我們不應一面倒、一窩蜂地搞融合。在整個文化政策中，這個文化視野和角度仍然"交白卷"。我們不是經濟動物，並非只為賺錢、儲蓄和退休。因此，你們必須要有這個敏感度。

我在大學教書，大學雖說是國際化，但實際上未能做到這個效果，這一點眾所周知。我們是否不夠資源推動真真正正的國際化，因而要以語言"偽術"指稱有一批"非本地學生"，但他們其實全部或大部分都是來自大陸的學生呢？在這些問題上，如果沒有文化敏感度，自然會出現很多矛盾和衝突。雖然大家都不想看到撕裂，但撕裂卻正在發生，天天都在發生。

司長，在這個問題上，我的具體質詢是：在文化政策的諮詢和檢討中，你如何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定位，向全球人才發出清楚信息，保證他們來港後會有足夠的國際學校學位供其子女入讀，以及我們的生活質素、環境和英語環境並無改變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陳議員若有留意——我亦再說一遍——今次的人口政策目標已充分反映他剛才提出的元素。

我們表示，希望"使香港的人口可持續地配合及推動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社會經濟發展，創設共融及有凝聚力的社會"。我們為何要定位成為亞洲國際都會呢？正如陳議員所說，我們不能夠把香港只變成國家的其中一個城市，而是必須面向國際，亦惟有面向國際，香港才可繼續發揮在"一國兩制"下的優

勢。所以，我們其實從無疏懶推動香港成為或繼續成為國際都會的工作。

以我本人為例，我主持一個國際商會組織的委員會，經常在委員會內向外國商會講述香港的優勢。當香港發生個別事件令他們稍有擔心時，我們會第一時間向國際商會的朋友澄清，亦會透過海外辦事處——我們除了在內地設有4個辦事處外，在全球各地亦設有11個海外辦事處——由它們擔當推廣"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的重要角色。這些工作並不會因為這屆政府……可能大家會認為行政長官在內交方面投放較多精力，但我們其實完全沒有疏懶推廣香港成為國際都會的工作。

主席：盧偉國議員，下一位是范國威議員。

盧偉國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就中國人的社會而言，不論過去或現在，還是在哪種政治制度下，大多以"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作為管治的基本理念。如果套用現代術語，就是要"建立社會安全網"。黃毓民議員剛才引述台灣的人口政策，但聽了他發言後，我不認為與特區政府現時的管治理念有何基本的不同。司長，如果我的理解正確，你今天的發言要點亦涵蓋"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貧有所依"的目標。如要更加積極的話，亦希望老者和貧者能有所為。

可是，若要達成這些目標，人口政策、經濟政策及社會民生等各項政策其實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呼應及互相協調，因為如要滿足越來越多市民的生活所需、如要社會不斷進步和建立安全網，便必須有足夠的經濟活動以增加財富；當有經濟活動後，便需要有相配合的人才與技術。我想聚焦於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環節，亦即剛才有議員同事提到的建造業人力問題，以此作為例子。

早前，我曾以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代表委員就工務工程的規劃、預算、協調與控制情況表示關注，亦經內務委員會主席致函司長。我認為，司長在1月22日的回覆中所述的過往數據確是事實，包括：以往的工務工程只有約十分之一需要增撥資源；整體而言，6,200億元的工務工程開支只增加了大約3.4%。可是，過去的情況如此，並不等於我們無須關注和擔憂現時及將來的情況，因為最近確有很多工務工程需要增加撥款，亦即出現超支問題。就此，我認為不應單單怪責相關部門的同事，質疑他們的預算是否準確，而是應更長遠考慮我剛才

所說的問題——人口政策及經濟政策應如何互相配合與交織。雖然司長剛才提到現屆政府所設的其他委員會現正研究經濟的未來發展，但我們暫時仍未看到人口與經濟活動互相配合、互相協調的整體藍圖。我相當關心這方面的情況。局長可否答覆如何能夠得出長遠藍圖，並使各方面的人力配合真正到位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首先，多謝盧議員對於工務工程的提點。我可以告訴盧議員，我們不會掉以輕心。對於工程撥款增加為公共財政造成壓力，我們已有認識。我知道發展局正為此而努力，務求更妥善地監控工程開支。

至於人口與經濟的配合，這是很重要的課題。關於這個課題，坦白說，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是相對被動的，因為我們沒理由把整個經濟發展的課題拿來自行處理，而是需要不斷與經濟發展委員會互動，緊貼經濟發展委員會的討論，從而作出相應的配合。

舉例來說，經濟發展委員會有一項關於創意產業的研究，我前兩天剛與有關的委員談及這項研究。他們已探討如何在香港增加本地的設計人才培訓，以配合創意產業的未來發展。他們從今年的《施政報告》得知——我們亦有加以解釋——1 000個額外的資助學位指明須配合香港的人力資源需求，而非任由大學隨意開設學科。由此可見，有關工作正在不斷進行。可是，如要看到全局，恐怕須等待經濟發展委員會作出全盤規劃，我們才可進行配套工作。多謝主席。

主席：范國威議員，下一位是梁國雄議員。

范國威議員：主席，司長剛才說這是馬年第一次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也是與我們見面討論人口政策的會議。可是，我認為，今次的人口政策文件有很多章節都與香港民意風馬牛不相及。對於我們提出多時的香港整體人口承載量問題，司長亦只是表示很富爭議性，這亦是"馬後炮"。

保安局局長多次迴避單程證問題，我覺得是在指鹿為馬。我們現時所擔心的單程證問題是，當單程證由內地審批，便會有

人借"家庭團聚"及"中港跨境婚姻"為名，"走漏洞"前來香港。今早，你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亦曾提到，過去7年共有5 000多宗舉報，1 000多宗能夠定罪，但你卻只在迴避問題，不斷強調"家庭團聚、家庭團聚"，而未有提出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法。

輸入外勞方面，明顯是要繼續壓低香港"打工仔"的工資，要他們繼續"做牛做馬"。這對香港整體的勞動力發展並無好處。我甚至強烈認為，制訂符合本土利益和香港整體未來社會發展需要的移民政策或外來人口來港政策根本不涉歧視，我不明白工黨的張超雄議員為何多次濫用或胡亂使用這個名詞。英國政府、加拿大政府、台灣政府近日、近月都收緊當地的移民政策，此舉怎樣涉及歧視呢？

主席，我有3項問題。第一，政府在文件中預視，香港的男女比例在2041年(即30年後)會出現每1 000名女士只有786名男士的情況，政府認為男性比例大幅減低，不單會對勞動力造成一定影響，另一方面亦會造成社會問題。

司長，我想問一問，當30年後，香港的女性難以覓得結婚對象，生育率將會降低，政府在移民和生育政策上有否制訂措施或計劃，以解決將於30年後出現的男女嚴重失衡情況？

第二及第三項問題是想問教育局楊潤雄副局長的。文件中多次強調要提升本地培育人才的質素，並提出不少建議。我想問，為何還要繼續維持副學士這種純粹旨在延遲青少年就業的措施(即為降低青少年失業率而推出的制度)？為何不直接增加學士學額(即大學學位)，令香港本地人才的培訓更具效率呢？

主席，3項問題。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回答第一項問題。我時常都同意，有很多工作，政府都責無旁貸，但政府亦不能夠採取包攬方式，利用政府政策介入處理大家看到的所有問題。因此，范國威議員擔心的男女比例失衡問題，我相信未必是政府行為可以處理的事情。可是，大家無須擔心，因為可能會出現一些自然調節。剛才張超雄議員所說的數字是準確的，現時在本地註冊的婚姻，大概百分之……他說大概三分之一——最新數字是36%——是跨境婚姻，即配偶是內地人。新娘是內地人的數字其實正在上升。

范國威議員：司長，我向你提供數字。根據2013年統計處的資料——在2013年報告2012年的情況——有兩萬名男性新移民沒有結婚紀錄證明書，但當時——即2012年——女性新移民已有35 000人，遠遠高於男性人數。女性新移民的人數，在今時今日已經遠超男性。如果我們收回單程證的審批權，是否可就此作出一些調節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對不起，我剛才可能是倒轉來說了。我再說一遍，就現時的跨境婚姻來說，過去5年，新娘是香港人、新郎是內地人的跨境婚姻比例正在上升。這是否自然的調節呢？暫時言之尚早。但是，我相信會有自然的調節，無須由政府政策介入處理男女失衡的情況。

不過，范國威議員的數字相信亦是準確的，因為這亦是現時我們開始看到的現象。根據最新的2012年數字，在21 860宗跨境婚姻中，新娘是香港人、新郎是內地人的婚姻現時有4 930宗，即佔22.5%，仍然少於四分之一。

是否有時間可以讓副局長回答他的其他問題？

主席：時間差不多了，因為尚有3名議員正在輪候。也許日後利用其他機會回答他的問題。梁國雄議員，下一位是黃碧雲議員。

梁國雄議員：主席，人口問題是一個很浮誇的議題。你歸之於人口，那麼，人口是甚麼呢？人口是居住的人，人口問題即所謂人的問題。好了，司長以往所說的比較單一，只說經濟結構，10年後的今天則看得比較通透。我想請教你，有指標的嘛，你覺得將來香港人口的堅尼系數應否適量降低呢？現時是高於0.5，你們會否承諾會降低至0.4或0.4以下呢？這是人口質素的問題。亦即是說，無論我們如何發展，社會上大多數人口都可均沾整體社會進步的成果。在這方面，你有沒有量度機制？

"未知生，焉知死"。又快到公布財政預算案的時間，你要我再次"拉布"嗎？長者人口貧窮化，你們有沒有想過怎樣處理呢？青年人口邊緣化，你們在教育方面是否繼續堅持只有少於20%年輕人可入讀政府資助的大學，其他人只可修讀副學士課程呢？副學士並沒有出路。

第三，實質收入、勞動收入、勞動人口的收入正在遞減。亦即是說，因為內地的金融資本來港造成通貨膨脹，引起實際工資下降的問題，這個問題有沒有處理呢？有沒有想過呢？最低工資的訂定方法，有沒有新方法呢？有沒有採用新的指數來量度呢？

第四，幼兒教育泡沫化。你上又不行，"拔尖不能，補底亦難"。吳克儉說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幼兒教育的泡沫化，有沒有解決呢？

產業結構單一化，即留在香港的人，大部分從事服務業、清潔業、保安業，淪為低薪一族，你還要招徠更多來自內地、沒有接受勞動訓練的人口，以拉低工資，因為你們不培訓他們。這問題有沒有解決呢？

第六，社會福利商品化。現時推行社會福利，全部都以商品計算。你會否取消整筆過撥款這種苛政呢？

第七，經濟成果的壟斷化。其實，這是堅尼系數的問題。你有沒有想過，整個產業結構不能只依靠內地的金融資本，只着眼於某幾個行業，即與金融有關的炒賣及地產行業呢？有沒有想過呢？現在連自由黨也說，有些工業已經因為內地的價格越來越高而可以回流香港。有沒有想過呢？如果沒想過，你怎樣出手相救呢？因為大部分的勞動人口在……一半的勞動人口從事低增值產業，10%的人口從事高增值行業，貧富懸殊一定會擴闊。處理方法只有一個，就是透過政府調節。

究竟你的人口政策，有這麼多個"口"，由老年到幼年到青年到中年，有沒有？是沒有的，即誇誇其談。為何我今日不讓你回答呢？因為我是你們的死敵，你是不會委任我加入討論人口政策的組織的，所以我要向你說明我完整的人口政策。你不要讓我取得公民提名，我一定參選特首。我看你怎樣應付？你答不到嘛。

主席：黃碧雲議員，下一位是馮檢基議員。

黃碧雲議員：多謝主席。我想請問司長，有關人口老化的預期，在未來一段時間，是否已經計算"雙非"嬰兒的效應，以及"港漂"的因素？我所說的"港漂"，是在香港讀畢學士課程然後留在香港發展的非本地生。

我先問"雙非"的問題。根據你給我們的資料，由2001年到2013年7月，總共有超過20萬"雙非"。根據你這份文件，當中57%可能會留在香港讀書，繼續在香港生活，即這方面有超過10萬名嬰兒會來港。究竟"雙非"的教育需求如何？如何特別處理這10萬人由幼稚園到小學到中學到升讀大學？是否有彈性的配合，令在該段期間出生的本地小朋友，將來讀書時不會面對極度不合理的競爭？如果不調整學位數目，便會出現這個問題。這是我的第一項問題。

第二項問題，關於非本地生的問題，作為一項人口政策，本地大學——不論是將來的自資大專院校的學士課程還是8所政府資助的大專院校——我們現在看到非本地學生的人數，根據入境事務處的資料，在2003年只有1 595人，但10年後，到了2013年，這個人數已經超過2萬人，高達20 870人。有些學者估計，到了2018年，預計非本地生人數會達到69 632人，即由1 000多人去到接近7萬人。

我想問的是，在2008年，政府的政策是容許非本地生在香港完成學士課程後，有一年可以無條件留在香港找工作。當然，有些會留在香港繼續工作。我想問的是，作為一項人口政策，政府是否打算吸納這批大學尖子？我覺得這可能並無壞處，我們有多些人才。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一些自資專上院校不斷擴大吸納一些非本地學生，所收取的非本地生未必是尖子，可能成績稍遜也可以入學。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完成自資的學士課程後，是否也可以自動留港一年繼續找工作呢？究竟我們的人口政策是否開了另一道大閘門，以致不單是吸納尖子，而是所有負擔得起來港修讀自資課程的學生，都可以留在香港繼續工作？後果會是怎樣呢，司長？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對於第二項問題，我請楊副局長談談我們目前在本地專上院校收取非本地生的政策。

就黃議員的提問，我可以在這裏說明，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一次的人口推算，本港預期的出生人口顯著下降，從而令人口老齡化加劇。在這次最新的人口推算中，的確已經包納自2013年開始實施的"丈夫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內地孕婦在香港分娩零配額"政策，即當局在以前進行人口推算的時候，原本仍然假設每年大約有兩萬名"第二類嬰兒"在香港出生，但這個假設現已更改，因為該項政策已經改變。

黃碧雲議員：多謝司長。我想問的問題，不如深入一點，就是……

主席：司長還未回答你的問題，楊副局長亦未回答你的問題。

黃碧雲議員：她說已經計算那個因素。我想問的是，所有來港讀畢自資專上課程的人都可以留港找工作，住滿7年就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這樣會否成為"雙非"之後，另一個對人口政策的衝擊呢？

主席：司長或楊副局長。

政務司司長：黃議員理解的所謂"雙非"對於我們人口政策的衝擊，是這批"雙非"嬰兒的父母何時決定讓他們來香港，從而對我們的教育及其他服務產生的壓力，這是我們不可以掌握的。但是，如果非本地畢業生選擇在港就業，他們已經是勞動力，是我們相當需要的勞動力。讓他們投入勞動市場，有助於香港經濟的增長，所以這兩類人士似乎不能夠相提並論。

主席：最後一位是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多謝主席。主席，不知道司長有沒有看過或聽過有關人口政策諮詢的電台或電視的宣傳？我覺得市民接觸的是這些宣傳，多於你整份文件。至少我自己及我問過一些街坊的感覺，都認為整個宣傳的焦點是勞動人口不足、老化，於是一些老人家要延遲退休、主婦要出來工作或我們要輸入外勞，即整體宣傳給人的印象便是這樣。人口政策就是勞工政策，人口政策就是輸入外勞政策。外面的印象便是這樣。

這樣令我覺得不明所以，人口政策的重點是甚麼？應該是人的生存是為了經濟，還是經濟的發展是為了本地人呢？我會覺得，人是主體，經濟是為當地人服務的。按照當地人口的年齡、背景、性質，哪種經濟發展能夠幫助這些人，在其生活的地方更能發展自己，另外是提升他們(包括我們在內)的生活質素，據此而鼓勵市民給予意見。

你現在出來的效果卻完全相反，人就是"蟻"，人就是工兵，人的生存是為了搞好經濟。這個情況，你覺得是否需要調校一下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正如我剛才所說，人口政策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很多議題沒有在今次的督導委員會直接處理。例如對於人口老齡化帶來對護理的需求、公共財政的壓力、房屋問題等。因此，在我們聚焦研究的課題中，勞動人口無可避免會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所以，在相關的宣傳短片，我們亦藉此引發更多討論。但是，數條微電影的內容是比較廣泛的，希望馮議員可以看看我們其他方面的宣傳資料。

不過，無論如何，任何就人口政策發表的意見，我們都會很認真考慮。

馮檢基議員：諮詢期現已差不多結束，當局現正處理資料。你在研究資料時，可否改變角度，即最重要的重點工作不在於如何獲得多些勞動人口，而是社會該如何發展，這個發展最適切及最能幫助香港人，即他們需要這種背景來發展香港。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恐怕馮議員的取態比較抽象，以致這次人口政策未必能夠有一些具體的施政綱領提出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正如我在開場白說過，我們已經將一些在人口政策中大家比較關心的議題——未必如馮議員所說與勞動人力有直接關係的議題——例如少數族裔學習中文這課題，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率先提出一些改善措施。我們日後匯集各相關政策局在是次諮詢所得的意見時，仍然會循廣泛的方向來研究，並不會單單聚焦勞動人口的問題。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回應司長開場演辭中的數項發言要點。對於司長提及在《施政報告》所闡述的措施，如果認真說，這些措施跟你剛才的說話有點矛盾。其實那些問題，例如如何支援6至12歲的兒童成長、課餘託管、少數族裔等，其實這些議題

在董先生的年代已開始討論。對於少數族裔問題，我在平機會年代已開始討論，甚至發表過報告書，成立了小組，全都做過了。如果有人正在討論便無須再討論的話，其實這些事情全部真的不用討論。要經過司長之後才能推行，這根本不是現時的人口報告所應該有的內容，政府早應推行這些措施。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對於少數族裔的問題，我正正看過了馮議員有份參與的平機會報告。我們便是參考了那份報告，認為這項議題無須等待公眾諮詢之後收集所得的意見，是值得做的工作。多年來，我知道關心少數族裔社羣的朋友或機構亦很重視此事，所以，我們亦在今次的《施政報告》率先作出回應。

主席：多謝司長、兩位局長和其他官員出席內務委員會今天的特別會議。今次共有16位議員能夠提問，輪候發問而沒有機會提問的議員有9位。由於時間關係，這些議員未能提問。

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明白你要安排時間，但是我兩次都不能提問。你設有讓議員輪流提問的機制，但就人口政策問題，我在上一次會議上不能提問，今次是第一個人按"發言按鈕"，但又不能提問。我們也要研究一下這個機制。主席，有沒有搞錯？司長兩次出席特別會議，我也不能提問，很多同事都不能提問。下次會議不要舉行個半小時那麼短時間。主席。你要處理一下，這是不行的。如此重要的問題，我連半條問題都不能提出。

主席：好的，在適當時間，當諮詢期結束後，我會跟司長再安排出席一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會議於下午4時01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4年2月27日